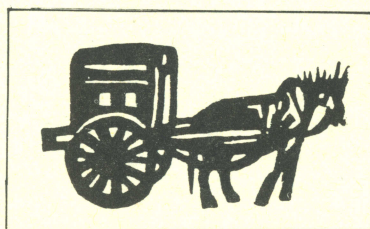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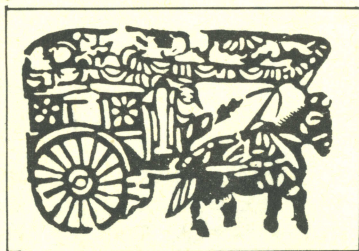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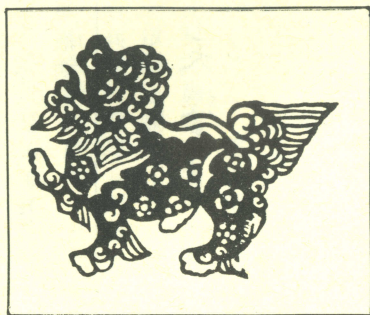


# 楚鄉千古為悲歌

悲劇的英雄——項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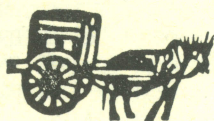
游家銘



……英人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更把整個歷史的生命與英雄們的生命等同。沒有英雄，就沒有歷史；沒有英雄，歷史就會停滯不前……

英雄的歷史。

歷史的英雄



在人生的舞台上，英雄所扮演的角色，常是聲光燦然、震撼千古的。不論世局多麼動盪，情勢如何險惡，總有少數狂飈突起，仗劍獨行的英雄，以一己充沛的生命力、獨特的氣勢、超凡的才情與魄力，向現實作最大的挑戰與抵抗，而締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雄偉史蹟，留給人類歷史不少耐人尋味的奇花異卉。英人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更把整個歷史的生命與英雄們的生命予以等同。沒有

英雄，就沒有歷史，沒有英雄，歷史就會停滯不前。視英雄為推動歷史的直接原力，有英雄，歷史才顯得波瀾壯闊、高潮迭起。

## 天縱奇才的

### 神話人物



從二十四歲到三十一歲，項羽由崛起於隴畝之中，身經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遂稱雄天下，號為「西楚霸王」，終至兵敗被圍，自刎烏江畔止，短短八年歲月，以他天縱的英才，超凡的氣魄，締造了一連串有如「亂石崩雲，驚滔裂岸，捲起千堆雪」的事功與行動，刻劃下曠古絕無僅有的奇蹟，以一人之力創造歷史，等同歷史，實乃英雄中之英雄。

不像亞歷山大大帝，有父親腓立為其事業未雨綢繆，有亞里士多德等名師的諄諄教誨；項羽顯現的，完全是天才型的英雄人物。他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習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所倚恃的，盡為天賦無與倫比的才氣，卻依然能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然而也正是身負駭人驚魂的才氣，造成了他企圖隻手獨攬天，雙足遍踏地的狂妄個性，不免由「才氣過人」而變為「盛氣凌人」，自矜於功伐，靠戰鬥、戰鬥、再戰鬥，妄想以力征經營天下，終而註定了走向悲劇命運的下場，徒令後人憑弔噓唏而已。

## 熾烈燃燒的

### 征服意識



年輕的項羽，二十四歲即嶄露頭角，和叔父項梁一起由會稽起義。不同於陳涉、吳廣「天下苦秦久矣」對於苦難暴政，做不得不然的反制和抵抗，項羽的起義，除了導因於其祖父楚國名將項燕為秦所殺而意欲復仇外；最直接的，是出於「先即制入，後則為人所制」的權力意志。

當項羽觀看秦始皇出巡盛況，由心裏發出的吶喊：「彼可取而代之」就十足是反抗性的人我對立征服意識，一種英雄睥睨天下，不容匹敵的態勢。而從他「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的態度，更可充分看出，「敵」即為他基本意識的核心。為求得無敵於天下，稱霸於眾人傑之間，而能俯仰自得，唯我獨尊，驅使他不斷地征戰、拼鬥，以三年的時間，就能自立為「西楚霸王」，創造驚人的功業，這個「敵」字，就是他的座右銘。

然而也正是因為年輕氣盛，一味孤求「萬人敵」，而塑造出他殘暴凶猛的一面。凡是遇到障礙阻隔，他的反應總為勃然大怒，毫無理智地殺人坑兵，坑秦兵二十餘萬人，屠咸陽城，燒阿房宮，火焰三月不滅……種種暴虐無道的行為，出現於當稱霸意識遭遇挫折，由激怒狀態產生的強烈報復心理。他不能容許有人對其表示些許的不滿或反抗，這會立即促成他的憤怒，使「敵」的意念高漲，在這種情況下，他永遠只有凶猛的攻擊行動：擊、破、殺、烹、屠、坑，徹底將對手消滅而永無再生的機會。如此的戰略，雖使他無堅不摧，無敵不破，足以掃除一切有形的障礙，但卻永遠贏取不了敢怒而不敢言的悠悠衆生之心悅誠服。

## 相互激盪的

### 雙重人格



當然，項羽絕非一個僅具勇猛強力的莽漢，他也有恭敬慈愛的一面，只是這項特質的流露，總在偶然，特殊情況下才有，而不能對其權力意志產生一貫地限制作用，反而造成兩種截然不同性格在其內心中衝突激盪。

韓信曾譏評他：「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柔和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敝（將印信放在手中磨弄得印角都圓了），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其實，這實因他缺乏政治謀略，沒有把功名爵位作為邀約籠絡的手段，而非真正的量小器狹。基本上，項羽是一個「惡負約」不想使用詐術，甚至不會耍弄詐術的人，在他攻城略地的行動中，缺乏使用奇計異謀的事例，全然是純以才能取勝，以神聖的心情，公平的原則，和敵人面對面的挑戰，求取光明正大的勝利。他是一個深具情感、嚴肅而又真誠的漢子，凡是他所應允許諾的，絕對會信守誓言，切實地賞賜，不要心機、毫無反悔的。因此在不危及其領導地位的前提下，他可以對眾人顯示無限的關懷；但在封爵賞賜後可能會威脅其地位，而一旦賞賜又不願背約反悔的兩難狀況下，就不免顯得猶豫躊躇，而「忍不能予」了。

職是之故，在差一點就可以擊敗秦將章邯，卻因糧草不足而不得已接受其投降時，竟能在章邯淚流滿面數說趙高不是之後，觸動項羽仁而愛人的一面，而誠心接納，更應允封之為關中的雍王。故而當他聽到曹無傷的密報，說沛公欲稱王關中，以子嬰為相時，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要出兵擊殺劉邦。因為劉邦若真在關中稱王，則他的領導地位自然受到威脅，且他應允章邯封王關中的信諾誓必落空；而若以子嬰為相，則衆軍為推翻暴秦，肝腦塗地，此仆彼起的種種努力與奮鬥，豈不盡成襄佐劉邦代秦而王的

助力，且更與號召各地諸侯紛紛起義，從約聯合抗秦，弔民伐罪，分王其地的意念絕不相容。因此，他之所以立即下令攻擊劉邦，不但是為了一己權力意志的維護，實亦有其身為諸侯上將軍處置背叛者所應有的嚴正立場。鴻門一宴，整個歷程，等於是項羽隱涵在心中選擇公理正義之維護亦或接受權力鬥爭之誘惑的掙扎過程。在劉邦言明：「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及乎！」一再表示臣服，解除了范增言劉邦「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而令人產生的懷疑後，還未能使他決定是否原有劉邦，結果項伯為劉邦的辯駁：「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促使了項羽內心中的倫理性終能克服權力心。他承認劉邦在反抗暴秦的戰鬥中確有大功的事實接納了「今人有大功而擊之」的行為，誠實「不義」的道德判斷，而能割捨下「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的權力意志。於是精采的鴻門宴，儘管有范增的一再暗示，項莊的拔劍起舞，項羽始終無動於衷，作出了義無反顧的決定，許諾了劉邦臣服的表示。

鴻門一宴，面臨兩難抉擇下的項羽，充分顯示了在其權力意志性格底深處，原也涵藏有真誠純摯的倫理關懷，而非「婦人之仁」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如果缺乏這種發自內心真誠的關懷，則所有所謂「義」與「不義」的價值判斷，就只是高貴的藉口而不值一論。因為若是為了政治上行事的權衡方便，也是可以偽裝出「替天行道」的姿態，來號召天下協助其功利目標的爭求奪取。如在逃難之際，敢於把自己的子女拋下車去，以求車行迅速；在項羽欲烹殺其父親而敢說：「則幸分我一杯羹。」；以及後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誅殺功臣的劉邦，在謀士的設計下，也能「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表演一齣精采絕倫的政治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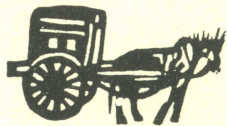
## 鹿鼎之爭的重演



可是鴻門宴後的項羽，並不因作了如此的選擇而改變其以權力意志為本質的性格特徵。天下初定，開始計功割地，分土而王時，他顯現出「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的自私自利，宣布了「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項羽本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的原則，以自己當裁判，使有戰功和親信者獲得封賞。項羽的目的，原是希望自己的權衡裁決，重建一個列國分封的新秩序，以實踐當初起兵抗秦的盟誓，結果卻事與願違。

論功行賞，要做到皆大歡喜，毫無怨懟，本就不很容易。特別是如今分封的對象是由舊六國系統組成的聯合軍伍，彼此覬覦貪求、你猜我忌，早就充滿了權力欲和嫉妒心。分封的結果，由於完全是依項羽主觀的決定，未能盡如人意，無法使眾人皆得杯羹，於是此一剛締造的新秩序，隨即成為所有對於分封結果不滿足與尚未獲致咫尺之地的怨怒者所欲破壞的陣線。而從此一分封中獲致滿足者，在一己的權益確定後，自然不必再聽命，仰視於項羽，轉而致力於本身利益的維護和發展。其結果使項羽不但喪失了他對於群眾的號召力與權力的主動性。在諸侯各就其國，游士各歸其主之際，不僅原來具有的絕對優勢武力，利那之間遽而散失，更成為未得利益和未滿利益的諸將為追求本身權益而所欲攻擊的衆天之的。

當然，促成反叛者群起而攻之的導火線，肇始於項羽殺死了天下視為共主的義帝，而予人以不義的口實。當初



他的叔父項梁，有鑑於陳涉、吳廣的功敗垂成，乃接受了范增的建議，立楚懷王之孫為共主，以為天下號召，但未設想在大業完成之後，如何處置這個傀儡，結果在項梁死後，留給項羽一個燙手山芋。由於義帝本人不甘於身為傀儡，亟思掌握實權，因此視才大功高的項羽為掣肘，不但僅封之為次將，而以平庸的宋義為上將軍，逼得他不服而斬殺宋義；又不肯讓他領兵西扣關中，使得劉邦捷足先登……種種的奪權與猜忌行為，使得項羽深怨於義帝。除非他不想霸有天下，否則誓必除掉這有如芒刺在背的威脅。因此在吾家與之，亦可吾家奪之的原則下，缺乏政治謀略的霸王，竟鑄下大錯，採用最笨的方法：派人追殺義帝，於是那些不滿於項羽者，就可以此為藉口，冠冕堂皇地紛紛集結來對抗他了。

# 智與力的

## 抉擇



擊殺義帝，取而代之後，表面上雖已唯我獨尊，但卻因招致不滿，使他過度耗用武力而一步步朝向衰敗零落。劉邦集結所有反項的勢力與之分庭抗禮，天下大勢，已明顯地呈現楚漢兩雄相爭的態勢。然而也就在這四年勢均力敵的對峙中，項羽逐漸流露出真誠的倫理自覺，而不復往日的全然迷戀於權力意志。他發覺楚漢久久相持的結果，只是連累到無辜的生民「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故而向劉邦提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在此以前，雖然在他滿含權力意志的內心中，也蘊藏有真誠的慈愛關懷。但是這種慈愛關懷，並不因而能限制權力欲望的伸展，有時反可加深他的權力追求：為楚人爭奪天下，使楚國雄霸宇內。但是此時，他不再沈緬於權力意志的無限追求，他已經明白「天下匈匈數歲」的楚漢相爭，從「弔民伐罪」的倫理角度來看，是純然沒有意義的。

當然他也十分了解，單獨「挑戰決雌雄」正是自己最擅長且穩操勝券的。因而把真摯而誠心的對於「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的憐憫和關懷，一廂情願地和意圖單打獨鬥以佔盡便宜的天真想法交織在一起，結果卻只換來劉邦的嘲弄：「吾寧鬥智，不能鬥力。」

一向嚴肅的項羽，竟也有如此談諧逗趣的喜劇式演出，表示他已在蛻變之中。

# 烏江畔的

## 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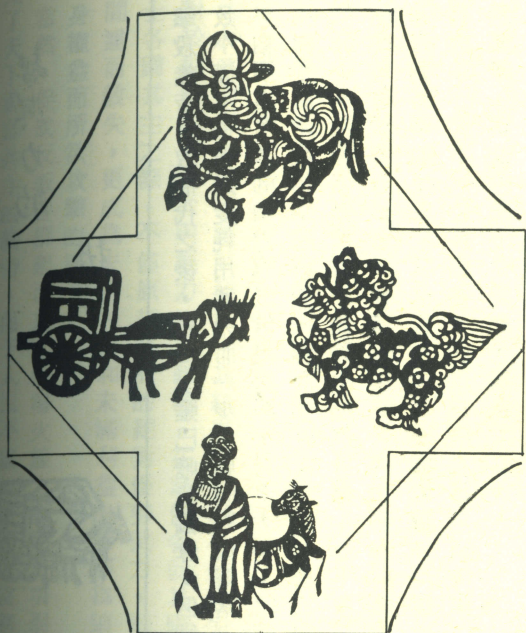
真正的幡然醒悟，似乎總出現在垂死前的掙扎，讓人感覺悔之已晚。

兵圍垓下，夜晚忽聞漢軍營中傳來四面楚歌，一向聞訊只會「大怒，將擊之」，甚至在聽到韓信擊垮龍且，僅感到「則恐」的霸王，竟會大驚失色的叫道：「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這次的「大驚」不但清楚反映出項羽內心的驚惶顫動，也暗示其心靈深處原有自我形相的破滅。對於深以楚人為傲，對楚鄉有極深感情：「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欲以戰果共故鄉父老子弟同享的西楚霸王而言，他大驚於八年來歷經七十餘次勝利戰役的他，原來竟未能帶給楚人幸福和安寧，如今反受到楚人的唾棄，導致他們的圍攻。楚人已不再擁戴於他了！這無異是對「心懷思欲東歸」的項羽最為致命的打擊。追懷往昔，撫視今朝，遂慷慨悲歌出直令人一唱而三歎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面對眼前的美人，聽其威絕的應和，終流下英雄彌足珍貴的眼淚。

「力拔山兮氣蓋世」一向自負於過去的勇悍無敵，那種「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當是時，諸將皆惴服，莫敢枝梧。」「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不可一世的強猛威武。然而在時也，運也，命也的無常人生之限定下，「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不得使項羽體會出純粹以武力制壓敵人，以絕對武力來征服天下終究是不可能的。畢竟武力的支使，一如胯下之名，到底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可為自己完全把握、利用的。有了這樣的醒悟，遂使他「仁而愛人」的慈愛天性油然而湧生，化成對於所愛者渾然忘我的關懷。「虞兮虞

「奈何」展現出面對命運無常之莫可奈何的悲哀，一種連「常幸從」的美人都無法保護而令人靦顏的悲哀。人生至此，則往日所謂的「力拔山兮氣蓋世」豈不盡成過眼雲煙，徒顯出昔時的茫昧與癡狂。於是，由狂妄自大，求萬人敵的迷戀，俯首於命運的覺知，體認人類在自然命運之前的卑微渺小，而歸結凝注成對所愛者的深切關懷。正是此一愛的投注，產生對於所愛者理應達成的保護與成全之功而未克完成的羞愧。因此，「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不僅是悲傷的眼淚，也是慚愧和懺悔的眼淚。

至此，項羽已不再追求於向外無限擴展的征服天下，轉而尋求探往內心深處的自我征服。在率眾突圍而出，至東城僅餘二十八騎，而「自度不能脫」時，他所表現的，不但是臨大難而不懼的勇者胸襟，更顯出引領諸騎，保護他們的仁者情懷：「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



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對始終追隨的二十八騎的耿耿忠心必須有所交待。讓他們對自己曾為英雄勇敢也盡忠赴死的表現，感覺自豪而欣慰。有英雄的領導，即使遭逢劣勢、惡運，亦能毫退縮、決不屈服地奮鬥不懈、拼鬥到底，因為我們確曾盡力於斯，縱使失敗，又有何憾！

就在且戰且走，來到江畔，欲東渡烏江之際，聞烏江亭長所言：「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羽終不由得徹悟而莞爾一笑：「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烏江亭長的一席話，使他醒覺「天下匈匈數歲」、「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的正是自己「欲自王」的欲望，而渡江東去，捲土重來的行為，不過是此一罪惡的延續，重演而已。基於這種倫理與命運的徹悟，使他達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返，覺今是而昨非」的境界，以全新的澄澈心靈來觀賞利那之前自己猶想東渡烏江的執迷不悟，不禁啞然而笑了。

最後，他連身旁的愛馬都不顧累及，而送給了在危難中仍肯伸出援手的亭長。在最後的奮戰中，仍能力殲漢軍數百人，再一次證明「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更願以自己的頭顱送給故人呂馬童去向漢王領賞。所向無敵的霸王，終於從容地自刎，了結其光焰灼目，壯美絕倫的一生。

自我完成的

不敗者



通機達變，圓融無礙，固然是人生智慧的高度浮現；勇往直前，力挽狂瀾的奮戰精神，卻是人類生命力量的全然流露。未曾堅持信念，不憂不懼而奮鬥、掙扎過的人生，也許是幸福的，然而卻不值得欽佩。

談諧豁達者因勢利導、持盈保泰的巧智，避免了個人生命向不可知的作無謂的頑強反抗和激烈衝突。雖然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事實上並未對於由人生無常而來的人類墮落與偏私所成立的現實權威與規範，存有真正的敬意，遂而表現出「世人皆濁，何不濯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滑稽智慧。但是這樣的覺知，打動的是人類的理智，而非情感真正表現人類生命之寶貴，而能感人肺腑，觸動心緒的，是嚴肅的悲劇。

悲劇的本質，並非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和滑稽的智慧一樣，悲劇態度的背後，也是含有一種對宇宙真理、命運的存疑與迷惑，有如司馬遷在伯夷列傳贊中的有感而發：「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但是不同於喜劇的詼諧與逗趣，悲劇人物的演出，總是嚴肅而雄壯的。誠如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所言：「假如上帝不存在，則一切皆被允許。」當獎善罰惡的神或天道不是確實可靠時，人類只好成爲自己的立法者。於是，悲劇的英雄英勇地爲自己立法，以果敢的行動來實現這些自定的律令法則。爲了成就自身爲一有所持守，有所執著的人格，乃不惜以整個的生命力量來和荒繆無常的命運天道，作最大的抵抗，甚至以犧牲性命，作爲最後的代價。

項羽整個生命的歷程，就是一個最好的寫照。「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雖然他企圖以絕對的武力來征服天下，樹立一個「能者居之」的典範，而實際在戰場上，他確也能如所言「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但是命運的作弄，使他不如劉邦來得幸運。當

項羽圍攻劉邦於榮陽，危急之際，忽然大風由西北而起，斷樹倒屋，一剎時走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楚軍因而陣勢大亂，隊形散壞，於是漢王乃得以與數十騎逃出重圍。而當劉邦背叛約定，東越鴻溝，終使項羽兵敗被困垓下，雖然項王亦能突圍而出，然而在他逃至陰陵迷失方向之際，問路於過遇的種田老者，誰知竟遭欺騙而走入大澤之中，終爲漢兵追上。難道冥冥之中，早已註定劉邦當王，而項羽該敗？覺悟後的項羽放棄東渡烏江「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的機會，勇敢地停下腳步，從容自刎，離開了這個否定他，而卻也爲他所否定的世界。這個曾征服天下，最後更征服自己的英雄，在現實功業上雖然失敗了，然而並不因此而減損其自我完成的勝利。

當一個英雄勇敢接受命運的考驗時，就證明了人類的尊嚴和偉大。人可以在任何變動之下，依然勇敢果決而堅定自不移，只要他活著，他就可以作自己的主宰者，縱然爲了反抗而犧牲生命，亦無怨尤憤恨。也正因了解了犧牲的必然性，使人對於無常之命運，有更深刻的體認與覺知，不但不因此而悲觀自艾，更能珍惜生命，使其一點一滴的流露，盡得風流！

這，就是悲劇意識的超昇。項羽達成了。

三戶亡秦信不虛

一朝兵起盡歡呼

當時項羽年最少

提劍本是耕田夫

橫行天下竟何事

烏江棄馬馬垂涕

項王已死無故人

首入漢廷身委地

富貴榮華豈足多

至今猶有冢嵯峨

故國淒涼人事改

楚鄉千古爲悲歌